

武俠系列【台灣】

上

檜車快影



48

司馬翎作品集



司马翎作品集



檀车焚影

上

〔台湾〕

司

馬

翎

著

责任编辑：孙燕生
封面设计：森 林
封面绘画：王家训

檀车侠影

司马翎 著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8-88 号
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 浙江文海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
(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印 张 31.75

字 数 787 千字

插 页

印 数 5000 册

出版日期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39-1181-4/I·1079

定 价 5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侠

目 录

侠

第一章	二十四桥明月夜	1
第二章	五旗帮内且容身	13
第三章	水上鏖兵是盐枭	26
第四章	烧码头英雄建功	38
第五章	屠龙计打进核心	50
第六章	入太湖初见玉人	62
第七章	晋总坛任重道远	73
第八章	神机营吃喝嫖赌	86
第九章	显身手英俊威武	98
第十章	赌国春秋	109
第十一章	神女生涯原是梦	121
第十二章	暗箭难防	133
第十三章	桃色陷阱	142
第十四章	两美之间	153
第十五章	胆大妄为	164
第十六章	有怨报怨	173
第十七章	香闺疑云	183
第十八章	反败为胜	193
第十九章	入之将死	203
第二十章	舍我其谁	213

第二十一章	用刑之道	225
第二十二章	人性弱点	236
第二十三章	美女出浴	247
第二十四章	痛苦任务	258
第二十五章	第十红伶	268
第二十六章	肉身布施	279
第二十七章	命案报告	290
第二十八章	打入核心	299
第二十九章	秘密会议	309
第三十 章	任重道远	320
第三十一章	萍水相逢	330
第三十二章	我见犹怜	341
第三十三章	合力抗暴	353
第三十四章	剧怜红粉此时颦	364
第三十五章	相见不如不见	374
第三十六章	借酒浇愁愁更愁	385
第三十七章	保密第十	396
第三十八章	巨舶之谜	407
第三十九章	雾中仙子	418
第四十 章	奇幻人间	429
第四十一章	兄妹情侣	441
第四十二章	安全调查	453
第四十三章	反其道而行之	464
第四十四章	错怜红粉竟受辱	475

第四十五章	南海轻功独步天下	487
第四十六章	千钧一发	498
第四十七章	制心问案	510
第四十八章	正邪之论	519
第四十九章	邪派作风	530
第五十 章	反败为胜	542
第五十一章	重情尚义	554
第五十二章	生死比斗	564
第五十三章	双重间谍	575
第五十四章	红粉知己	587
第五十五章	儿女情怀	599
第五十六章	彻查内奸	610
第五十七章	违犯色戒	622
第五十八章	酒色陷阱	634
第五十九章	重情尚义	647
第六十 章	同归于尽	659
第六十一章	悲壮殉道	670
第六十二章	四道命令	683
第六十三章	心服口服	696
第六十四章	含笑杀敌	708
第六十五章	月下大战	721
第六十六章	威胁利诱	733
第六十七章	步步紧迫	743
第六十八章	恍然而死	755

第六十九章	婚姻大事	765
第七十 章	伊人别嫁	776
第七十一章	杀敌灭口	786
第七十二章	三十六计	799
第七十三章	约粉一劫	810
第七十四章	愧为人父	822
第七十五章	咫尺天涯	833
第七十六章	偷龙换凤	843
第七十七章	玉人于归	855
第七十八章	明争暗斗	866
第七十九章	鞭光剪影	876
第八十 章	进退两难	888
第八十一章	应付有方	899
第八十二章	惊险万状	907
第八十三章	壮烈之气	918
第八十四章	决斗关头	929
第八十五章	正邪大会	940
第八十六章	真情流露	951
第八十七章	戏剧变化	963
第八十八章	擒贼擒王	974
第八十九章	龙争虎斗	986
第九十 章	和平人世	999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005

1 二十四桥明月夜

华灯初上，城里四周尽是笙歌盈耳，车马喧逐。便是城外，那江边船舶停泊之处，也是灯火万点，笑语远喧。丝竹弦管，以及猜拳赌酒，江水也几乎为之鼎沸，更兼时当红袖飘香，花枝掩映，真是好一片繁华景象。

此地敢情是自古以来，名震天下的烟花繁华盛地——扬州。大凡是腰缠十万而又鸩嗜风月之道的权贵巨贾，莫不神驰向往，总要驱车买棹，至此一游，方算是曾经开过眼界。

这个当儿，一匹健马驰过江边，马上是个壮硕少年，眉宇神态和动作，以及一身打扮，饶有强横恶少的味道。

他勒马四顾，目光掠过靠泊码头千百巨舶，双目一挑，露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距他不远有几个精壮的船夫和脚夫之类的人，都停止谈笑叫嚣，讶异地望着他。

这个少年瞪大双眼，向船舶瞧个不休。最后微微露出惊讶之色，自个儿咕哝了几句话。随即驱马向城而去，此时，一个脚夫匆匆起身，远远跟着他。

但见这一骑入城之后，径自入栈投宿。

那脚夫打听到这恶少姓徐，名少龙，浙东口音，年约二十三四，行囊简陋，带有长刀和一把匕首。

当下迅即回到江边，走到一艘船上。

船内灯光明亮，人影憧憧，传出呼三喝四之声，骰子在瓷碗中滚动，脆响过后，便传出欢呼或咒骂的喧哗。

这脚夫钻入舱去，没有人理会他。

他小心翼翼绕到一个青衣大汉的身后，趁大家正在纷纷落注之时，轻轻碰了那大汉一下。

对方回头而望，脚夫堆起谄媚的笑容，向他打个手势。这青衣大汉轻轻皱了一下眉头，仍然点点头。

脚夫连忙退出舱外，等了一阵，青衣大汉也走出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在码头挑运为生的人。

他道：“什么事？”

那脚夫道：“有一个家伙，如此这般，现在落脚于城内客栈中。”

青衣大汉想了一下，才道：“这姓徐的小子虽然行径有点可疑，但也不见得会有问题。不过无论如何，你既然把消息传来，总不会让你白跑。”

他塞给对方一块碎银，那个脚夫连连弯腰道谢。青衣大汉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于岸上黑暗中之后，突然一转身，跨过邻船。



码头上千百巨舶，都紧贴靠泊，所以他不须跳板，一连跨过七八艘，最后，在一艘非常巨大的船舶上停下脚步。

这青衣大汉露出审慎神态，先想了一想，这才进入船舱。

舱内灯火通明，有两个佩刀大汉，分坐两边的窗下。见他进来，都站起身，点头招呼。

左边的佩刀大汉压低声音，道：“萧二爷想找头儿吗？”

这个被称为萧二爷的青衣大汉点点头，道：“现在方便不方便？”

那佩刀大汉笑一笑，道：“刚刚那鸨儿送了一个小妞儿来，头儿给留下了。”

另一个竖一下姆指，道：“崭货，萧二爷瞧过之后就知道了。”

萧二爷也笑一笑，道：“你们哪一位进去通报一下，如果不便，我明儿早上再来。”

其一立刻跨入通道，前往后舱通报，剩下的这一个大汉道：“眼下他们还在喝酒，咱们黑旗分舵的三位头儿都在，大概不会不方便吧！”

萧二爷点点头，随口问道：“姐儿多大岁数了？是什么地方的人？”

那大汉道：“大约是十七八岁，听说是北方姑娘。”

萧二爷道：“这些老鸨真是厉害，力量竟远达北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孩子是云南人，可见得他们的势力，真是遍及了全国南北。”

正说时，先前那个大汉已回转来，道：“头儿请你进去。”

萧二爷穿过那条通道，从敞开的舱门进去，但见此舱极为宽敞，当中摆着圆桌，酒肴纷陈。

三个中年人，各拥一女而坐，见他进来，仍然拥着怀中的女子。萧二爷也似是司空见惯，笑嘻嘻的向这三人依次行礼。

他首先见礼的是个粗豪大汉，敞着胸膛，露出一片黑毛。他称之为“姚舵主”。其余二个，一瘦一胖，瘦的姓马，胖的姓孙，都称之为“副座”，可见得这马孙二人，必是副舵主的身份。

姚舵主哈哈一笑，道：“萧远，你来得正好，来，先喝一杯。”

萧远接过一个侍女送上的酒杯，干了之后，马副舵主问道：“什么事使老萧你离开了赌桌，难道想玩玩女人吗？”

孙副舵主笑道：“若论此道，你找到姚老大请教，断不会错的。”

萧远道：“属下得到一个消息，虽然没有什么，但想了想，还是来向舵主报告的好。”他把徐少龙之事说出来，但姚马孙三人都不以为意。

还是孙副舵主说道：“那厮既是一派流氓恶少之风，咱们更不

须重视了，像他这样的人，每日不知有多少个经过，不过老萧向来以精明细心著称，他既然注意了，必定有值得怀疑之处。”

萧远道：“据那线人说，徐少龙在码头边，专看桅灯，好像在计算数目。属下只听到这一句，才觉得有查他一查的必要。”

姚舵主点头道：“你负责调查，要多久时间？”

萧远道：“快者一日，迟者三天，相信总可查明那厮的底细了。”

姚舵主道：“就是这样吧，现在舱里的女人，都不许和外人接触，等萧远查完之后，才放她们回去。”

马孙二人都点头称是，萧远欠身行礼，退出之前，看了姚舵主身边的女子一眼，但见她肤白色皙，身材匀称而高大，果然是北方胭脂的体型。面貌长得颇为娟秀，年纪又轻，烟花之中，实是不易多见。

而且她年轻焕发，无丝毫残花败柳的样子。



萧远不久就到了城内，身边带了四个精干的人。

那徐少龙不久就独自离栈，没有带刀。

萧远派一个人去搜查他的包袱，验看他的牲口，以及向店伙计打听有关此人的任何言谈举动。

他暗暗跟蹤着徐少龙，走了一程，发觉处身在花街柳巷之中，不禁暗暗失笑，心想这小子找女人来了。

徐少龙走窑子之时，显然相当内行，但态度却很横蛮。到了第四家，就发生事故了。

萧远在场看得清楚，只见那窑子的四个流氓保镖，包围着徐少龙，掳袖摇拳，大有动手打他之意。

但徐少龙一点都不惧怕，口角间突然揪住那个老鸨，拍拍拍连打了四五个耳光，老鸨哀呼痛号，敢情牙齿打掉了好几个，面

颊一片青肿。

那些保镖抢救不及，直到对方把人打了，推倒地上，这才涌上去。一片喝打喧声中，刀光闪耀。

原来这些流氓已取出短刀动手。

眼看即将酿成大祸，一时群莺乱飞，早先看热闹的人，也纷纷四散，萧远站在一角，作壁上观。他似乎感到很过瘾。

徐少龙赤手空拳，在四个手持凶器的流氓包围之下，竟然不惧。只见他拳打脚踢，一忽儿就把这四人都打得躺下，再也不能起身。

萧远虽然走过无数的码头，阅历极丰，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横蛮无理而又凶恶之人。

原来这徐少龙动作很快的收拾起四把短刀，在每个流氓腿上分别刺杀一刀。

之后，揪起那老鸨，要她办三件事。一是赔偿银子若干两。二是此地莺燕中，送一个最好的给他。三是当众向他叩头赔罪。

那老鸨见他手段凶狠异常，岂敢支吾。所有的条件都一一答应了。

门外塞满了看热闹之人，竟使得那四个昏迷负伤的保镖，要抬出去时，几乎无法通过。



萧远一直在院子角落的暗处，地势甚佳，可以兼顾内外的情况。他乃是老江湖，一看而知这个姓徐的恶少，是有意在这繁华甲天下的扬州抢地盘来了。

因为看他出入窑子之时，甚是内行，当然晓得这等地方，必有当地的黑道人物保护，不容别人逞野。

老鸨带了徐少龙进去，召集全院莺燕，让他挑选。群雌粥粥，竟有四五十个之多。原来这一家窑子，规模最大，名气响亮。那

徐少龙既然要抢地盘，当然要找上最大的一家了。

萧远冷眼旁观，过了一会，门外的观众忽然四散躲避。然后，一伙人悄悄进来，个个都带着兵刃。

为首的一个身材矮小，面色青白，但行动矫捷，双目闪闪，一望而知必是狠毒过人的脚色。

萧远认得此人，他就是扬州四虎之一的白面虎毕博。据说此人虽然出身市井无赖，但后来却知书识字，读了许多书，所以比一般黑道人物，狡谲得多。此外，他狠毒手段，以及武功也颇有名气。

这扬州四虎乃是扬州四个黑道恶霸，各踞一方，被人合称“四虎”而已，并非是结盟弟兄。

白面虎毕博入得院中，只一挥手，二十多个手下几乎都隐匿起来。

萧远当门外观众四散之时，早已有备。这刻已攀上二楼，俯首下观。

毕博布置完毕，身边一个大汉便大步入屋。片刻间，徐少龙随同这个大汉出来，注视着毕博。

双方互视顷刻，徐少龙首先冷笑道：“你是谁？”

毕博道：“兄弟毕博，向来对得起江湖朋友……”

他的话刚开个头，徐少龙已摆摆手，道：“闲话少说，兄弟打算在扬州混一段时间。你老哥暂时让一让吧！好在你已喝足吃饱，也不在乎几间窑子，对不对？”

身侧一个大汉疾跨两步，刷地拔出长刀，寒光闪闪，虎视着徐少龙。

那大汉一亮出门户招式，躲在楼上看热闹的萧二爷便双眉一皱，想道：“这真是大大出人意料之事，像白面虎毕博这等流氓头子，手下居然网罗有这等好手，我五旗帮如果不再多方吸收人才的话，行将变成老大无能，徒有虚名的第一大帮会了。”

他这里念头转动，底下已经动手。那徐少龙赤手空拳，被对方的长刀逼得连连后退，险象环生。

要知那毕博的手下，刀法实在精妙纯熟，尤其是刀风劲厉，显示出他内外兼修，并非是徒恃骁勇和蛮力之辈。

因此，话说回来，徐少龙能够勉强拆解了十多招，居然尚未血溅沙场，已经是十分惊人了。

眼看 he 越发不支，动辄便有丧命之虞。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接刀”，一道寒光，随声而下，疾射徐少龙。



徐少龙伸手疾抄，一把锋快短刀已经入手。

但见他同时，从衣襟底又掣出一把匕首。双刀并用，呛呛呛接连封架了对方三招。

对方的锐气顿时为之大挫，徐少龙岂能放过这个绝佳机会，两口短刀洒出一片寒光，展开了凶狠险毒的反击。

形势登时为之一变，刚才徐少龙只有挨刀的份儿，目下犹如猛虎出柙，威风凛凛。对方空有锋快长刀。却被他的近身肉搏招数，逼得全然无法施展，连连后退，败势已成。

白面虎毕博带来之人可不算少，目下只有一个在动手，论理尚可驱众围攻，希望扳回败局。

谁知 he 居然急急撤身出院，同时发出逃窜的暗号。霎时间全都跑得没影，包括那个出手的大汉在内。

徐少龙透一口大气，也不追赶，只抬头四顾。自然 he 乃是在找寻那个临危借刀与他的恩人。

楼上没有动静，他低头审视了一下手中的短刀，突然一怔，似是认得出这口刀的来历。

这间窑子的龟奴和老鸨，都骇得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反倒是那些莺莺燕燕，先后现身，把徐少龙围在当中。

这些沦落在平康倚门卖笑的女人们，纷纷抢着向他发问。其中不乏劝他赶快逃走的，也有些抢着告诉他，那白面虎毕博如何厉害。

徐少龙只微微笑着，遇上可以答的，例如他的姓名籍贯之类，他都答了。

最后，他高声说道：“姑娘们，让我过去行不行？依我看来，那老鸨早就该找你们出来，堵住我的出路了。”

哗笑声中，徐少龙又道：“你们的确比毕博还要难惹，幸好咱们不是冤家对头。现在让我把老鸨抓出来，一则与她谈判条件，二则我也得布置布置了。”

这一群风尘女子立刻散开，让他通行。只因徐少龙所持的理由，恰好投了她们所好，以至使她们都十分动心。

要知大凡沦落在勾栏中，每日的经历，都是极悲惨，每天总会有些同伴挨打，骂是更不必提了。

所以徐少龙说要揪老鸨出来谈判，意思跟“修理”那老鸨差不多，试问她们谁不高兴呢？

其次，这徐少龙纵然也是吃黑饭之人，但起码他年轻好看，又没有对她们横施辣手之事，因而在她们心中，当然是偏向徐少龙，不想他被毕博杀死。



徐少龙大步入屋，由于得过众女指点，一下子就把老鸨找到。当场收下一笔孝敬，又约定了条件。他这才大步出门，往另一家窑子走去。

他这件事早已轰动了这一区的窑子，所有的老鸨龟奴等，无不胆战心惊。并且这一区乃是毕博的地盘，毕博吃瘪逃掉，也就没有人敢出来干涉了。

徐少龙兜了一圈，怀中的金银已经不少，当下打道回府，走

在大街上，路人熙攘往来，忽然有一个乞丐跟上来，伸手乞讨。

他瞪了那乞丐一眼，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情。那乞丐却当他瞪眼之时，向他挤挤眼睛，迅快地道：“借刀的人想见见你，但不便给毕博知道……”

徐少龙哦了一声，机警地继续行去，一面探手入囊，作出掏钱之状。

只听那乞丐在背后说道：“前面有家饭馆，你打后门出去，自然有人带路……”

徐少龙丢了幾枚散钱在地下，扬长而去。果然走了一段路，便有一家饭馆，刀杓乱响，香气四溢。

徐少龙大步行去，好在饭馆内客人甚拥挤，所以无人注意到他竟是一径从后门离开的。

后门外有个劲装汉子，见面问一声“是徐大爷么？”随即带领他穿过许多巷子，来到一处屋宇，推门而入。

厅中灯烛明亮，一个相貌很精明的青衣大汉，站在门边相迎，见面便报上姓名是萧远。

徐少龙肯定没有别人之后，才道：“刚才是你把刀借给我的吗？”

萧远道：“不错，正是兄弟。”

徐少龙一点也不客气，亦不转弯抹角，道：“为什么呢？”

萧远笑一笑，道：“徐兄这句话，叫兄弟好生难以作答。大概是徐兄的胆色，以及当时的处境孤单，所以使兄弟甘愿犯江湖大忌的吧！”

徐少龙道：“这且不谈，我先请教一事，萧兄既是江湖好汉，不知是哪一条线上的高人？”

萧远淡淡一笑，道：“徐兄查看兄弟的短刀时，不是已经知道了么？”

徐少龙心中微凛，忖道：“此人观察力之强，实在罕见。”

当下哈哈一笑，道：“萧兄好高明，无怪五旗帮在大江南北，号称第一了。”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道：“萧兄借刀之恩，兄弟无以为报，这囊中所有，皆是萧兄的。只望你不要嫌少，日后有机会还是要报答的。”

萧远摇摇头，道：“若是为了钱财报酬，只怕你出的比毕博少得多了。”

徐少龙颌首道：“这话甚是，毕博出价多少？”

萧远道：“徐兄别误会，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事实上当时兄弟如果亮出敝帮的招牌，毕博再狠，也不敢怎样。只是那样一来，坏了江湖规矩，二来不能成就徐兄的名气，所以躲了起来，不曾露面。”

徐少龙道：“贵帮的身价，自然不是区区地痞流氓可比。不过萧兄也用不着专门告诉我这些话，假如尊意是要我退出扬州，说出来就是了。”

萧远道：“兄弟亦没有此意，你愿意为那块地盘而留在扬州，与毕博争斗，悉听尊便，但兄弟却有一个意见，请徐兄参考参考。”

他停歇一下，又道：“徐兄可愿抽个空，去与敝帮的一位头头见见面？”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这又有何不可？但此举必须秘密行事。因为兄弟来扬州闯字号，可不打算倚仗任何靠山……”

萧远道：“行，你放心跟我走，包管无人得知。”



于是，半个时辰后，徐少龙躲藏进一箱货物，运上五旗帮黑旗舵主的巨舶上。好在这些船只，时时有秘密装卸货物之事，谁也不加注意。